

永康文史

(第二辑)

1985

目 录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编辑：永康县政协

印刷：永康印刷厂

日期：1985年8月20日

封面题字：章寿松

封面书画：应 均

先父吕公望生平事迹·····吕凤钗(1)

秋 兴·····吕公望遗作(7)

革命的妈妈——应爱莲·····王文黎(8)

余慎烈士传记·····曹文彬(17)

方岩越狱·····陈 山(23)

我所认识的胡子康先生·····朱观成(30)

永康访师记·····陈从周(31)

寻师得师记·····陈从周(32)

徐德春老师·····程献群(33)

书画家应均·····胡竹雨(37)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抗日一事编者按)·····(39)

日寇侵扰永康的罪行概述·····施高寿(39)

永康城内日寇四次大轰炸所见所闻·····钱一文(41)

古山遭日寇侵略损失惨重·····摘自旧档案(44)

日寇侵占八字墙 三十里坑鸡犬不宁·····胡 程(45)

抗日烽火漫燃三十里坑·····胡连法(48)

骇人听闻的“六·二六”惨案·····钱刚毅 应有登(51)

永康古时的一些“祥异”现象·····胡连法(53)

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夕永康县长名单·····本刊辑(55)

三通碑文·····陈寒川(57)

华溪八景·····朱观成(22)

永康地名对联·····本刊辑(38)

先父吕公望生平事迹

吕凤钗

先父吕公望，原名金银，字叔尚，号戴之，学名占鳌。1879年2月28日（清光绪五年二月初八）出生于永康卅里坑横溪马村。自幼天资聪颖；七岁入启蒙馆，后到武义明昭寺就读。1898年，先父二十岁时戊戌科出考即中秀才；1900年为廪贡生。后从先祖吕春梧之命，在易川、王洋、下垭等地执教。此期间接受了反满书刊的影响，痛感清廷腐败，丧权辱国，萌发爱国主义思想，产生革命要求，遂将廪贡出让给人，换取一百三十元银洋作为外出求知的费用。

1905年2月，先父27岁时到杭州，初进金、衢、严、处四府公学求学，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不久即退学另谋出路，经多方求索，后由九龙党

永康领导人沈荣卿处知悉徐锡麟、秋瑾的革命活动，急待与之结识。1906年，经缙云人吕逢樵、丁载生介绍，在杭州同乡会与秋瑾首次见面，后又多次在西湖的游船上，雷峰塔北面的白云庵小楼上等处讨论国事，商议发展光复会等事宜。成为秋瑾的得力助手。秋瑾拟仿照“三点会”暗号的办法，使每个同志都有一枚光字头复字脚“岁”的戒指，作为彼此识别的暗号，先父认为：这是有形迹的，容易被反动政府看破，不能不审慎从事。于是，改刻一个“岁”小木戳用以征信。

1906年初，徐锡麟来杭州，寓白云庵，与先父吕公望会晤，谈得很投机；徐对他是一个廪贡生而肯冒险加入光复会深感钦佩，徐认为革命欲成功非有军队不



孙中山在杭州致祭秋瑾烈士，前排左起第五人孙中山，第三人吕公望。

可，并因自己与陈伯年、马光汉、陶焕卿四人拟进日本士官学校受阻未成，而一再鼓励先父从军；徐要去安徽，临别勉励说：“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之心才好！”先父受到启发而感其决绝，遂弃禀贡生涯，改名占鳌为公望，并决意弃文从戎以谋革命。经与秋瑾商定，入浙江省巡抚衙门卫队营当兵，以便结纳志士，擒贼擒王。他向抚署县呈了申请，谓：“爰之初度，本自桑弧蓬矢而来；念厥前途，还当马革裹尸而去。”浙抚张曾敫大加赞赏，即将他插入抚署卫队操练。先父利用同乡关系在卫队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势力。

1906年3月，陆军部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招生，浙江选送40名，先父被选在列（蒋介石亦在其中之一）。农历5月12日离杭，14日抵沪，先父介绍同队学生张鸿翔、童保暄、叶志龙、林兢雄、倪海薰、王萼等至上海《女学报》社访秋瑾，并均填写了参加光复会的志愿书。抵保定不久，报载徐锡麟刺恩铭被杀；七月，秋瑾被捕在绍兴就义，据传革命党人名册被抄，闻讯后，童保暄等十分紧张，先父较有思想准备，要求在校的光复会会员们沉住气，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离开军校，后果果然平安无事。先父在军校期间，继续联络和发展光复会会员达23人之多。

1909年，先父毕业于军校炮科后分发回浙，由督练公所派往八十二标第二营任见习官。但他念念不忘发展革命而深感江浙一带革命势孤，欲向别省先求发展；恰值广西筹办新军需要人手，广西兵备处总办庄蕴宽、会办钮永建函招先父前

往，1909年底，受军校同学何遂、王勇公之邀，私离浙江去广西桂林，同行有日本士官生孔庚、季书城、林知渊、杨曾蔚、覃流金、王勇公、孔孟戟、尹昌衡、杨明远等共30来人，均是革命党人。先父到达桂林后，庄蕴宽已离职，由王之祥兼任总办。在新军里，先父任考功科二等科员。为了鼓吹革命，以先父吕公望为经理，尹昌衡、覃流金、赵正平为编辑，创办了《指南月刊》，第一期发行2000余份，因“言论过激”被封闭；改出《南风报》，销4000余份，又被封闭，再改名《南报》，也迫于检查而停刊。桂抚张鸣岐下令驱逐了一批革命志士，使广西革命计划受挫，先父乃向广西兵备总办蔡锷（松坡）辞去职务，并与冷谦同行，过香港、九龙至赵声处与黄兴、胡汉民相聚后抵沪。1910年回到浙江，在督练公所经理科担任新军预算及统计等项工作。

自从徐锡麟、秋瑾等举义失败后，浙江光复会形同解体。一些革命志士认为急需招收新会员，团结老会员，于是以先父在紫阳山脚下古太庙巷底的住所内作为秘密接洽点。当时清廷拟杨善德的混成协扩编新军。老会员中有镇海炮台官虞廷、督练公所科员倪德薰等与先父三人共同策划，决定先毁杨氏声誉。当即由虞廷起草匿名信，列举杨氏十大罪状，秘密散发。迫使杨善德丢尽面子而去职，扩编新军受挫，并在扩编的新军中有若干中级的军权由革命党人所掌握，为后来浙江的起义取得有利的条件。不久，先父与朱瑞等会面，朱委托他重整光复会，先父负责对外联系，掌光复会印戳，他的住所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顾乃斌、韩肇基、庄之盘、朱健哉、虞赓甫、朱瑞和先父等七人为光复会的上级领导人，先父联系的童保

暄、王桂林、孔照道、傅其永等为中级负责人。

1911年2月，先父因编造军事预算见赏于抚台增樞，而升充八十标第二营督队官，但标统周承蒞、营长陈卓等加意抑制，命令他只到营领饷而不必到营办差出操，怕他在营内“多事”（指发展革命势力），并逼迫先父辞职，5月，先父得知八十标，八十二标的新军全部争取过来后，适值老同志吴禄贞电促他去北京，乃辞职北上，在北京与吴商定，准备去山东为革命编练一镇新兵。先父南下筹款准备北返时，恰值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打响，因虑及吴练兵之事缓不济急而作罢，急赶回杭，参加10月13日—15日先后在白云庵、陶社和火车站“二我轩”照相馆楼上酒肆召开的光复会干部会议，均无决议。10月19日，在城隍山四景园会议上，先父汇报了与沪接洽的经过后，会议作出决议：1、褚辅成建议起义时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2、朱瑞建议为减轻起义压力而促王金发速返绍兴独立，先父赴缙云督吕逢樵密运革命队伍往富阳独立，以便诱城兵外御，以孤其势，易于发难；3、定于11月9日为行动日期，并约定先父事先赶回杭州协助一切，会内事宜及印戳交童保暄代先父负责；4、先父提议由褚辅成往上海李执中处秘运手枪200枝交王桂林。会后先父离杭赴永康与缙云联络。11月4日，革命党人在杭州提前起事，5日，先父在金华接童保暄来电：“杭复、抚擒署焚，余无恙。”7日，先父赶回杭州，参加陶焕卿召集的省临时参议会，陶提名应由先父吕公望任浙江议长，鉴于当时革命党人未能驾驭住局势的发展，立宪党人和封建官僚们乘机混入革命阵营，窃取了要职，童保

暄只当了半日都督，其他光复会干部，除王桂林挂个空头宪兵司令外均排斥在外，为此人心不平，加之当时南京未克，江浙难以安枕的形势，先父在会上提出应即出兵进攻南京，以奠定江南、声援武昌，加之当晚又接到第九镇徐绍桢的乞援电报，当即通过并责成先父起草攻宁计划。未几，组成浙军攻宁支队，朱瑞为支队长，先父为参谋长。11月9日，先父带参谋，参军各一人，副官二人，先往沪督陈其美、淞督李执中、苏州程德全处联络攻宁事，后来朱瑞率部抵达镇江与先父同往见徐绍桢、林述庆，谋会师攻宁未成，11月22日，浙军率先进攻南京，经《乌龙山之战》、《幕府山之战》、《马群之战》、《孝陵卫之战》、《天堡成之战》，先父亲临前线指挥，连续作战，以少胜多，屡建奇功，以三千兵力击败张勋的50营巡防清兵。当时，正值黎元洪以武昌首义资格，电请各独立省派代表到武昌筹备成立临时政府，但当代表到达时，汉阳已为南下的清军攻占，武昌已处于清军的炮火威胁之下，11月30日，会议在汉口举行，有11省代表共23人到会，会议期间形势十分紧急，12月2日，浙江革命军攻占了南京，遂稳定了革命形势，后会议移至南京举行，会议决定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宣告了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先父辛亥攻宁后回浙，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后擢升为第六师师长。7月间，原光复会成员朱瑞、叶颂清、沈钧儒与先父等在杭州西湖举行纪念会，悼念秋瑾殉难五周年，会上决议“恢复体育会”，并在云居山顶立岩碑一方留念。先父题“云山万古”四字，“民国元年

浙江体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指山地，王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颂清书。”（浙江省文管会于1982年将其列为杭州市文保单位，是我国体育史上的重要文物，是我省首先列入文保单位的体育史文物。）

1912年10月10日，成立浙江体育学校（后改名浙江体育专门学校），先父吕公望任校长，沈钧儒为校董。先父题词“勤静敬奋”四个大字以志“校训”，同时还自编校歌，歌词内容是：“兢争世界武装和平弱亡强者胜，生死存亡一发千钧青年负责任。远追希腊近师普鲁铁血铸精神，愿吾同学勤静敬奋遵守我校训。”供师生歌唱。

1913年，先父吕公望任嘉湖戒严总司令，驻嘉兴，1914年，调任嘉湖镇守使，驻湖州。

1915年，袁世凯设立筹安会预备称帝，孙中山发出《讨袁檄文》，12月，云南宣告独立，蔡锷等组成护国军反袁。

1916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想独揽军政大权，将不敢反袁的浙督朱瑞赶下台，但屈一时反袁一时又反对独立，舆论哗然。当时袁世凯想利用封官进爵收买人心，曾亲授朱瑞为公爵，先父吕公望为侯爵，并赐黄马褂等。5月，屈映光辞职，公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先父就职后通电反袁，并任周凤岐、童保暄为师长，列入护国军，撤至粤东，护国军军务院遂依条例请先父就抚军职，于是，滇、黔、两粤及浙江并力讨袁。6月袁世凯气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于7月21日颁正式命令，任命浙江督军吕公望兼省长之职，并按位授勋。

1916年，举办了“浙江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会运动会”，先父吕公望任会长；浙江体育学校也因校长吕公望新任省长兼督军而威望倍增，省内外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慕名前来报考，体校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先父吕公望主持浙江军政，在革命党人的任职上与冯国璋、段琪瑞等分歧，先父想将所兼省长之职让出，又惹起一场风波，冯、段插手使内讧时起，先父无可奈何，情愿辞职，1917年1月，由段琪瑞主张、黎元洪颁发先父去职的命令，由段系的杨善德继任。在办移交时，杨授意先父把移交的54万元大洋带走，赠洋房一幢（现工人路市总工会），先父均婉言谢绝，因此，当时他在浙江的声望倍增，此事也作为佳话流传至今。

段琪瑞一面插手免去先父在浙江的实权，一面召他去北京，授予“怀威将军”衔，在将军府供职（仍由黎元洪颁令）。

1917年3月，黎元洪、段琪瑞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冲突，黎解除段的职务，段离京赴天津挑动督军团反对黎，6月，黎方被迫招张勋入京，演出了一幕清廷复辟的丑剧，先父坚决反对复辟，而积极参与了段方为“反对复辟”在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这一活动，张勋败逃后，段琪瑞再度上台，但先父并不受重用，仍在将军府挂名受禄，住天津。

段琪瑞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实权后，悍然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1917年7月，孙中山号召维持《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开展护法运动。8月，在粤组织护法军政府，护法战争开始。

1918年，童保暄率浙军攻粤，进

逼潮汕区。护法军政府岑春煊知道先父与浙军的老关系，遂派秘书章士钊到天津邀他赴粤做争取童保暄的工作。5月先父到达潮州，只身带了护兵赶赴前线，用竹竿高擎着写有“吕公望”三个大字的灯笼，冒死闯进对方阵地，要求童保暄和护法军政府合作，童当面允诺，一面却毁约进攻，但所属浙军陈肇英团随先父反正，童保暄败退。8月29日，护法军政府授予先父为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1919年兼任护法军政府参谋长职。1921年，护法军内部相互排挤，内讧，先父离粤经上海到北京。在北京与冯玉祥、何谦等合作，推段琪瑞任临时执政，后因段失信于先父，遂拒绝担任段委任的陆军总长和航空署长等职，离京去天津居住。

1922年，先父与张绍曾、金兆桂、熊希龄等在天津筹办女子储蓄（劝业）银行，先父为董事长，张绍曾、胡志仑为常务董事。后因胡志仑贪污舞弊，女子储蓄银行开张只一年多即倒闭。后又与吴鼎昌、吴天民等集股筹建“跑马厅”也未成。

1926年，北伐战后，先父离津南归，在上海住王桂林家，赶制青天白日旗准备响应北伐，先父还说服了上海警备司令毕庶澄投效北伐军，后因未及与北伐军联系，使毕受袭败退山东后遭致枪杀，先父为此事而抱憾终身。

1927年1月，北伐军进入浙江后，先父担任“江北宣抚使”，招抚杂牌军队，后因与何应钦不睦去职。只身带马弁长应桂有，去河南说降靳云鹗，途中历经艰辛险阻。

1928年，先父已五十岁，当时国民党政府要他担任监察委员，他对家人笑曰：吾若任此监察委员，定将砍去头颅，

因我首先必须弹劾孔、朱也。

此后，先父感到自己仕途不顺，缺乏政治手腕，又不善辞令，决心弃军政而从事商业。他先在上海集资开办“永豫纱厂”，“一、二八”事变后停闭，继又到浙江昌化经营锑矿开采，日军入侵后停办。杭州沦陷后，回到老家永康，担任浙江省赈济会委员，在永康一带收容大批难民，创办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担任总经理，厂内设有儿童教养团和托儿所等，同时开办金衢严桐油运销公司，用土产桐油换取棉纱以解难民染织工厂的原料不足，由此，解决了数万难民的生活问题，他还在永康城内筹款建立警报台和医院，减轻了因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永康沦陷后，难民工厂迁往云和，赤石一带，继续收容人数剧增的难民，并增设了分厂、电厂、炼油厂、酱油厂、农场等，直至抗战胜利。随后，先父指示难民工厂的办事人员陈銓庭、杜岩友：“遣返之事要好好办，日后好相见”。并吩咐将机器等财产都要卖出去，集资作为难民遣返家园的川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伪装民主，为了笼络人心，拉拢一批地方人士来装璜门面，从1946年起，先父担任了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

1949年，解放前夕，当时杭州的一些进步人士，为了保护全市人民的安全和生活，积极筹组杭州市临时保安协会，4月24日，一致推派先父及李培恩、斯烈、张衡、程心锦五人为代表向当时的省主席周岩交涉，提出有关筹组临时保安协会及四点要求：1.充实粮食库存，保证在非常时期的粮食供应；2.保证市面现钞充裕，以安定人心；3.杭州中央银行以往收来的金银不得外运，交还给地方；

4. 现时所有行政警察不得撤离 杭城，留市维持秩序。4 月 27 日，市参议会特邀各界人士商议组织“杭州市应变委员会”，先父及竺可桢等九人选为常委。负责：①维护社会治安；②筹集资金；③救济平民；④保护文化古迹及水、电、交通等设施，4 月 28 日，在应变委员会分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先父及金润泉、竺可桢等提议组织“杭州市临时救济委员会”。29 日该会成立，先父被选为主任委员。他组织军官总队，加上工人纠察队、救火会火警和民众自卫队，联合维持杭城的社会秩序，致使全市秩序大有好转，市面也开始复苏，对此，先父不顾高龄力弱，到处奔波，终使杭市人民生活所需的交通，邮电、水、电畅通，使杭州市和重要设施、钱塘江大桥、西子河畔、名胜古迹均完美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为杭州解放立下了一功。其本人当时被列入“接赴”台湾之

列。省主席周岩亲自上门来做他的工作，并送来飞机票，要接他一家赴台；先父因不愿再为国民党政府办事，而找老朋友一周岩的父亲帮忙，装病住进医院。

杭州一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委托谭震林同志亲临他的寓所看望、致谢，并邀请先父出来工作，先父则欣然接受邀请，先后担任了杭州劳军委员会和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和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等职。

先父生平爱好书画，喜书钟鼎文；三十年代曾在永康寓所开办图书馆，资助过重山诗画社等，对永康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有过贡献。

1954 年 7 月 22 日晨三时许，先父因肺扩张症复发，医治无效，在杭州寓所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秋 兴^①

吕公望遗作

重九登临环翠楼②	闻道南疆正苦兵	秦代长城汉代关	海头浪接浙江潮
海天客思正悠悠	萧森杀气羽林营	九州带砺奠山河	湖水湖山别思遥
斜阳古戍征夫泪③	三秋鼙鼓声悲壮	四方使节修臣职	藕忆玲珑西子臂
冷月寒沙泽国秋	百里旌旗影直横	万国皇华媚圣颜	莼怀舒卷美人蕉
诗酒招人聊访戴	赤火烧天枯万骨	数祖何曾忘故故	楼台甲帐情何恨
篱花笑我亦依刘	黄尘卷地失千城	感时更觉恨班班	冠剑丁年气已销
村砧野笛西风里	阊墙御侮今何择	中朝多少光荣史	黄菊故园无恙否
世事茫茫动旧愁	胡马正肥塞上鸣	都付秋樵野话间	秋来客鬓渐萧萧
眼底神州鼎沸汤	挟策强邻踏隙来	只今客处鲁齐东	筹国筹家两不如
干戈日日痛萧墙	鬼神环泣外交台	当日泱泱唱大风	匆匆白发误居诸
此邦似璧今还赵④	西秦败约真长技	万古儒宗开孔圣	故人麟阁新图画
诸镇如林昔灭唐	南宋偷安太不才	两周霸业辟桓公	老我龙门旧史书
北海关山余碎玉	百二秦关天险尽	海山依旧鸿图歇	原上新秋悲死弟
东门锁钥等亡羊	廿三朝史国光催	烟雨横秋雁阵空	堂前暮景怨生子
樽中菊酒愁中客	兴亡异数追今古	新息据鞍家国志	歌余涉岵登高日
万里风烟何处乡	岂独秋风庾信哀	江湖容易老渔翁	涕泪天涯母倚闾

原注：①癸酉重九节客威海作老友徐燕谋祖善专员时主威海屡函招往游余爱其风俗醇朴景物优美家焉 ②城西北角位于柁古山麓旧有环翠楼环山俯海青翠欲滴胜境也燕谋专员即其地辟作公园，并新其楼为公共休息地亦新建设中一事业也 ③明末防倭因置戍焉 ④自甲午英人借口均利威海被租占者三十余年迨庚午由徐燕谋专员接收还我旧物可志也

革命妈妈——应爱莲

王 文 黎

应爱莲的名字，在永康的城镇、乡村、几乎妇孺皆知，人们爱称她为革命妈妈。

应爱莲一八八八年出生在永康县芝英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自小聪明伶俐，四岁开始缠脚，六岁学织纱带，八岁开始学针线，十二岁就拜了绣花师娘进花房学刺绣了。到了十四岁，她学得了一手好针线，出落成为俊秀俏丽的姑娘，引起了远近乡邻们的注意，到她家来做媒的人一天天增多。那时还是清朝年间，芝英这个古镇流行着许多老风俗：家里有一个未许配的姑娘，便时常会有人来讨要一二件小的针线作品，什么香包啊，锁匙袋啊、眼镜匣的套子啊等等，看看姑娘是不是心灵手巧。来向应爱莲讨要的人很多，平时抽空做一点还不够，逢年过节就得开夜工赶做。当她一针针一线线地缝着、绣着的时候，心里曾不止一次地“设计”着自己未来的夫君：希望她知书识字，希望他一表人才……然而，事与愿违，父母却给找了一个比她小五岁的男孩子，他不识字，是个文盲；也谈不上一表人才，订婚的时候，他才八九岁，还流着鼻涕呢。应爱莲对生活最初的追求一下子就碰壁了。怎么办？她苦苦的思索着。

应爱莲是在芝英镇应振绪家里学刺绣的，应振绪的儿媳胡香闰就是她的师娘。胡香闰知书识字，能写会画，应爱莲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象她那样。可是，如

果听从父母之命嫁了过去，那这一切美好的向往不都变成泡影了吗？不能嫁，不能嫁，抗婚的念头悄悄在她心里酝酿起来。

十五岁那年，她的父亲病死了。男方要求成亲，母亲也想早点把她嫁出去，不料应爱莲却十分坚决地对妈妈表示：我不嫁，我要离婚！这真是冷灰里爆出一粒豆，把她妈妈吓了一跳。芝英镇自古以来老祖宗传下家规，妇女们必须一口井水食到头。芝英镇广场上竖着贞节牌坊，祠堂里挂着无数节烈牌匾，多少年来，这里连寡妇改嫁的事都很少发生，那有未出嫁的姑娘闹离婚的？母亲从最初的惊悸中清醒过来，对这个平素所宠爱的女儿又是劝，又是骂，又是气，又是恨，连那些叔伯兄弟、亲戚本家也都侧目而视嫌她不守妇道，倒了他们的架子，塌了他们的台。不过，爱莲对别人的劝告、责骂一概不理，她只认“离婚”二字死不回头。男方急了，决定派人来抢亲，幸亏事先都被绣花师娘打听到消息，先后两次都躲了出去，才没被抢去。这一场婚姻一闹就是五年，男方眼看着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娶又娶不来，抢又抢不到，便使出最后一着，到芝英来“开祠堂”请祠堂家长出来断处。

过去，芝英一带封建势力很强，宗族的权力很大，乡民们有什么重大的纠纷，一般不上法院，而是请祠堂家长，也就是族长来处理，这就叫做“开祠堂”。当时，芝英镇的族长就是应振绪，他中过举人

，做过京官，为人正直，办事公平，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他同情这个坚决抗婚的姑娘，主张双方解除婚约，但女方要以四倍的比例退还聘金，赔偿男方的损失。按照这个决议，应爱莲家要拿出八十多元钱。自从她的父亲去世之后，日子越来越穷，那有这么多钱来退赔呢。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卖掉一亩用来养老的口食田，还清这笔退婚债。

婚约解除了，应爱莲已二十岁了。当时，在农村哪有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婆家的？可是，应爱莲开祠堂闹离婚的事早已成为远近大小村庄的“头条新闻”，哪一个媒人还会来踏她家的门槛。母亲成天嘀咕：“闹离婚、闹离婚，闹来闹去没人要了。”应爱莲却是满心的高兴：“怕什么没有人要，我在娘家过老就是了”。嘴里这样说，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不管他穷的，富的，谁让我读书，我就嫁给谁。白天，她到有钱人家去帮人绣花、做鞋、做嫁妆，赚点钱补贴家用；晚上就到一个叔叔家读唐诗、学古文。寒来暑往，又过了五个年头，这五年里她读了“论语”、“千字文”和“千家诗”，识了不少的字。这五年里她为别人绣了多少件嫁衣裳啊，什么时候也能为自己做一件呢？然而这五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为她做媒呢。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了，满清皇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芝英这个小镇，这个无波的古井渐渐出现了一些波澜。有一天，县教科科长胡耘云来到芝英镇培英小学调查教学情况，在闲谈中教师们知道他六年前死了妻子，留下一子一女没人照顾，想娶一个贫家女子做填房，“识字，年纪大一点的更好”。教师们马上想到了应爱莲，托人来征求她的意见。应爱莲说，肯与不肯，要请他来和我见一面才

能决定。过了几天，胡耘云果然来了，他是清朝最末一届秀才，在永康县颇有一点才子的名气，他又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不嫌应爱莲名声不好，相反钦佩她反对封建礼教的勇气，对她说：现在正在筹办永康县女子师范，将来一定让你到女师去读书。应爱莲终于找到了知音，她激动地凝视着比自己大九岁的胡耘云，点了点头。几天以后，胡耘云从县里给她寄来第一封信，信中说“永康自由择配即是吾两人嚆矢！”不久之后，一顶小轿把应爱莲送到胡家，他们结婚的时候，应爱莲已经二十五岁了。胡耘云亲自帮她补习文化。第二年，她考进了永康县立女子师范，为了集中精力读书，把自己刚刚生下不到一岁的女儿送别人，两三年内读完了从初小三年级到初级师范的全部课程。1915年在女师毕业，到附小当教师了。第一个学期，她领到四元钱的工资，望着四块银元，她心里激动不已。是的，为了读书识字她曾经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凌辱和折磨。她决心要使自己的学识进一步长进，她向胡耘云学写诗；她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准备购置几亩田产，以备年老时用。

1919年“五·四”运动的壮阔波澜冲破了永康城的沉闷空气，“新青年”、“狂人日记”、“呐喊”等书籍杂志在知识青年中流传，应爱莲也如饥似渴的读着，这些书刊把她引向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过去为什么受歧视遭凌辱？今后的道路又应该怎么走？一个个问题使她深思，催她觉醒。可是，就在她进一步向前探索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24年，她在金华七中教书的丈夫突然患脑溢血逝世。胡耘云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挚友。是她的老师，也是她的知己，他们一起吟

诗作对，读书写字，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二年，这幸福的家庭突然破灭了，应爱莲一下子陷入痛苦的深渊。这一年她三十七岁，胡耘云前妻生的一儿一女这时都已婚配，可她自己生的二女一子，除大女儿早在十年前送给了别人外，还有一子一女，年龄都很少，最小的儿子只有五岁。

但是，飞速发展的局势，她没长期沉缅在个人的悲痛里，就在她丈夫逝世的1924年，实行了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接着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26年北伐军光复杭州，1927年1月盘踞浙东的军阀孙传芳部队被打垮，北伐军二十师的一个团进驻永康，鼓吹革命。女师一位教员黄俊民是国民党员，他积极向同事们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并在1926年冬天介绍应爱莲等几位同事参加国民党。应爱莲开始从个人悲痛中解脱出来，和女师的同事同学们一起办妇女协会，出妇女刊物，办妇女夜校，他们剪去了乌黑的长发，放开缠裹的小脚，应爱莲也剪去了发髻，和比她年轻许多的同事、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反对封建礼教，实行男女平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批在金华、杭州读书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回到家乡来了。在这些人当中有好几个是应爱莲丈夫的学生，他们尊敬清廉公正的胡耘云先生，也敬重这位思想进步的师母；应爱莲也喜爱这些年轻人，同情他们贫穷的生活，低下的社会地位，支持他们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学生们经常向她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她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1927年春天，应爱莲和她弟弟应业芳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是永康

县第一批共产党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入党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许多年青的党员都亲热地叫她妈妈。

不久，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永康县地下党工作的中心由县城转入农村，应爱莲担任了农民运动指导员，经常下乡和青年的同志一起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宣传“二·五”减租，在全体党员一致努力之下，短时间里就有二万多农民加入农协，与地主豪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作恶多端的常会管事被农协撤换，过去为常会管事操纵谋利的义庄积谷，由农协作主削价平果，帮助农民度春荒；地主吕焕文与农协对抗，被捆绑示众；劣绅倪瑞芝坐轿到金华法院告农民协会是暴民作乱，要求派兵镇压，结果被打死在半道上。为了实现“二·五”减租，成千农民涌进县城请愿，反动派派兵抓走农民运动指导员黄大兴，却被农民半路劫回，打伤了警察，缴了他们的枪支。总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地主豪绅坐卧不宁，他们四出奔走呼号，要国民党反动派赶快派兵镇压。1927年下半年局势逐渐恶化，应爱莲等一批人已经不能在家乡立脚，党组织决定让几位女同志出外求学。应爱莲考入浙江省法政学堂读书。1928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在永康县城、金华、杭州、上海等地一齐动手，搜捕永康县的共产党人。农历三月十八日清晨，十几个特务包围了法政学堂的女生宿舍，应爱莲被捕了。在审讯的时候，她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只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还拿出党证作为证明。伪法院抓不到什么证据，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交保释放，她回到法政学堂之后恢复了组织关系。1928年下半年

回到了永康，这时她才知道就在3月18日那天，永康全县有七十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刚建立不久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党的地下活动并没有停止，下半年，党派应爱莲到离城三十里的象珠王氏小学教书，她利用教师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半年内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建立党支部，领导农民和当地的恶霸徐兰荪等开展斗争。地主豪绅们恨透了应爱莲，学期结束就把她辞退了。

1929年春天，党派应爱莲到邻近永康的东阳县城里宏道小学去教书。那时候，宏道小学里的教师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东阳地下党县委就设在宏道小学里。应爱莲来到东阳县，正碰上那里的一些土豪劣绅在大肆煽动封建迷信活动。他们造谣说什么城隍老爷想老婆了，要给他娶一个太太。由劣绅李同为首出面给城隍老爷做媒，化缘募捐，集资塑了一尊女菩萨，穿绣衣、戴凤冠，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择个黄道吉日，吹吹打打把“新娘子”抬到城隍老爷的身边去，最可笑的是他们还按照当地人结婚发喜果的习俗向看热闹的群众散发了花生、枣子、桂圆等祈求早生贵子。

城隍老爷讨老婆这幕丑剧上演不久，李同等人又在城外的西岷峰上建了一座庙宇，干脆让她的小老婆住到庙里去当了活菩萨——巫婆。在李同这些丑类别有用心地煽动之下，东阳县里一时封建迷信风气严重，反动道会门盛行。

宏道小学就在城隍庙旁边，应爱莲他们眼看这一幕幕丑剧。决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从城隍庙下手，地下党决定捣毁城隍庙里的菩萨。

1929年暑假，一天清晨，城隍庙的道士们正忙着洒扫、上香，一个中年妇

女提着香烛走了进来，她在前殿、后殿烧了香，又到处看了看就走了。道士们只当她是一个虔诚信徒，谁想到她就是按计划前来探听动静的应爱莲呢。早已聚在宏道小学等候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听说道士们没有什么戒备，便一齐涌进城隍庙，应爱莲对准城隍老爷就打。其他几十个人也一齐动手，推的推，打的打，敲的敲。

“可怜”那燕尔新婚的城隍老爷和他的新娘及众多牛头马面、小鬼判官不一会就被打得粉身碎骨。露出了泥塑木雕的原形了。道士们看看应爱莲他们人多势众，不敢出来阻挠，悄悄派人溜出庙门搬救兵去了。果然，中午时分几百个被蒙蔽的群众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宏道小学，他们有的拿着棒槌，有的举着柴棍，揪住应爱莲的头发就往外拖，一路上又喊又叫，又打又骂，应爱莲的牙齿被打掉，血流一路，鞋袜也掉了，踉踉跄跄地被拉到城隍庙里，绑在戏台柱子上示众。

这一天真可算得上是东阳县城最不平静的日子：上午，许多人涌进城隍庙看打菩萨，中午，又有更多的人涌上街头，赶到城隍庙看那打菩萨的人如何受惩罚。

“连城隍老爷都敢打，你这个女人好大的胆子！”

“要她赔，要她赔！”

人们一涌而上，又是一阵打骂。应爱莲知道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徒，既不屈服，也不反抗，默默地忍受着。

“世上竟有这样的女人，留不得，打死她！”

“对，把她丢到血污池里浸死，叫她永世不得超生！”

人们一涌而上，把遍体鳞伤的应爱莲从柱子上解下来，拖到戏台前的“血污池”边。所谓血污池，其实是城隍庙大殿

和戏台之间左右两个污水池，按照迷信的说法，凡死于难产的妇女，灵魂就陷在血污池里，永世不得超生，他们把应爱莲拖到水池边，几个人抓住她的双脚头朝下往池里插下去，过一会拉起来再浸……正在危急时刻，突然，东阳县法院院长带了警察冲进城隍庙。原来当人们把应爱莲拖到城隍庙的时候，东阳县政府教育局长程品文也赶到庙里来了，程品文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人，他感到今天事态十分严重，决定设法搭救应爱莲。于是拼命挤出密密层层的人群，赶到东阳法院找到他的关系人——院长。法院院长带警察冲进城隍庙，对群众宣布应爱莲由我们法院来处理，你们大家赶快解散。程品文上前抢起应爱莲，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被带到法院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顶小轿把满身伤痕的应爱莲送回永康县。

闹过离婚、坐过班房、打过城隍，又被浸过血污池的女人在某些人眼里简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永康县再也没有一个学校请她教书。应爱莲失业了。她在永康县城里安了家。不久她家就变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站，接待来往同志，翻印文件，传递情报，张贴传单等等。什么事情都做。伪县政府有一些职员是她丈夫的学生，她就利用这关系时常和他们接近，经常到县政府、警察局去“看望”她的学生，这些人也常到她家吃点心，擦麻将，她的家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一间房间里是伪职员们在呼吆喝六地打牌，另一个房间却是党的同志在抄写秘密文件，楼上呢，有时还住着秘密交通员或党的负责同志，应爱莲冷静地周旋于人与鬼之间。悄悄地收集情报，传送文件。这时候，应爱莲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而家里的开支却大大增加。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变卖过

去省吃俭用购置的一点家产，用来支援革命事业。1932年她成为中共永康县委委员，任妇女部长。

1932年秋收之后永康县委在灵岩寺召开了一次县委会，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抗租抗税，实行“二、五”减租等问题。应爱莲发言，谈到了芝英镇新上任的警察所长催税逼租特别凶狠，动辄抓人。大家认为只有对凶恶的敌人严加打击，才能发动群众，顺利开展抗租抗税的斗争，会议决定到芝英警察所去缴枪，惩办警察所长，应爱莲又说，芝英警察所里有内线，他可以协助。会上讨论了打警察所的方案，会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过几天，应爱莲回到芝英走娘家，进行了紧张而周密的活动。

1932年旧历12月24日晚饭后，芝英警察所的警察们三三两两出外寻欢作乐，只剩下所长和一二个巡官，一个外号叫麻子的警察在门口警惕地站岗。七点多钟光景，他眼前突然闪出十几条黑影，麻子立即上前对了暗号，让他们冲进警察所，警察所里静悄悄的，白粉墙上整整齐齐挂着十几支步枪，同志们一一摘下背在身上；还有几个人冲进所长室，这个平日作威作福的坏蛋，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同志们命令他爬出来投降，他不出来，队长王振康朝他开了一枪，当场打死，拖出来一看，身上还有一支手枪呢。二三十分钟便结束了战斗，队伍撤出警察所来到芝英镇的广场，召集群众开了一个简短的群众会。县委组织委员陈宝朝走上戏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反对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打倒地主恶霸，反对围剿红军。

听了我们的队伍打了胜仗的消息，应爱莲愉快的笑了。她认识那个凶恶的警察

所长，此人原在县警察局工作，经常到应爱莲家打牌，就在他到芝英上任的前几天，还在她家打过几圈呢。芝英缴枪之后，应爱莲照样在自己家里接待前来打牌的科长、科员们。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她家的牌局正打得热火朝天，大门外已经有人在鬼鬼祟祟的张望，第二天一清早，警察包围了应爱莲的家，应爱莲第二次被捕了。就在这一天的清晨，反动派兵分几路，分头去抓当时的县委委员，县委书记胡岩岁（即何霖）出外开会得以幸免，宣传委员吕廷芳以及另外二位同志与应爱莲同时被捕。

这次大逮捕是由于交通员叛变造成的，应爱莲知道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已暴露，在审讯中，她承认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但没有参加过芝英缴枪和其他活动。她看着法庭上哪些头戴黑色大帽，身穿宽袖长袍，一个个打扮得戏子一般的伪法官，阵阵悲愤涌上心头。三年前，就在这个法庭上，她的弟弟应业芳以共产党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她曾经到杭州竭力设法营救，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被抓来受审……她想念家乡人民的斗争，想念同时被捕的战友，想念失去儿子、女儿的高堂老母，也想念失去母亲照顾的女儿、儿子。应爱莲倔强地忍受着，她把一切悲痛都化为仇恨，她千百倍仇恨国民党反动派。有一个永康籍的律师，主动表示要为她辩护，共产党员不是蚯蚓，共产党员是一枚砸不弯的铁钉。结果，她被判五年徒刑，关在杭州模范监狱。

从1933年到1936年，应爱莲在敌人的监狱里过了四年半，1936年5月她从苏州反省院保释出狱时已经四十九岁了。孩子们在颠沛流离中长大，二个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了。应爱莲出狱以后，

回到家乡寻找党组织，但党组织在她被捕之后不久又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胡岩岁被判了八年徒刑，组织委员陈宝朝、军事委员王振康等同志光荣牺牲，还有不少同志潜逃在外不知下落，家乡不复是当年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朝气蓬勃的景象，应爱莲悲痛地吟起古人的诗：

故友如黄叶， 伤心觉渐稀……
访旧半为鬼， 惊呼绝中肠。

她又回到芝英娘家住下来，她在等待、等待……

1937年，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面抗日。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不少长期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和长期潜逃在外的同志纷纷回到永康，不约而同又来到家乡集合了。时局越来越紧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从杭州迁到金华和永康方岩。应爱莲和其他同志们一起又开始新的工作，他们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组织青壮年搜集大刀、长矛等武器，准备在沦陷的时候进行坚壁清野，保护群众转移，教育大家不做汉奸，不给鬼子带路，还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上山打游击。后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宣布组织战时政治工作队，欢迎革命青年去参加，永康许多共产党员都加入了政工队，他们深入乡村宣传抗日，出壁报，写话剧，教唱歌，办民众夜校和壮丁训练班，动员全民抗战，一时间永康城乡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1938年夏天，浙江省委派林一心同志来到永康，恢复了应爱莲、胡岩岁等人的党籍，应爱莲在失去组织关系五年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开始新的战斗。

当时，党的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搞好统一战线。在黄绍

雄当省主席之后曾经对农村保甲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宣布实行新县制，其中有一条规定，保长要由老百姓来选举。党决定让应爱莲参加选举活动，争取当上保长，以保长的身份掩护党的活动。于是，在芝英镇政工队工作的党员同志深入到群众家去进行访问，串连，经过开会投票选举，应爱莲果然得到大多数的选票当选。她当了保长之后，就按党的指示在村子里办起了民众夜校，动员农村青年、妇女学习，她和地下党的同志们一起拟订教学计划，组织政治讲座，还自己出钱买了大批进步书籍、报刊供青年们阅读。民众夜校象一块磁铁吸引了芝英的青年和妇女，每天晚饭后，他们点起灯笼，唱起校歌：“日间工作罢，夜里读书来，识字啊，爱国啊，人人都应该……”欢天喜地去上课。夜校就设在小宗祠堂里，应爱莲和其他一些党员同志经常来这里上课，他们教文化，讲形势，讲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讲苏联反法西斯的斗争等等来启发学生的觉悟，应爱莲就在这些学生中物色积极分子，进一步加以培养，让县委给他们上党课，学党章和《共产党宣言》等文件，再由县委负责同志来个别谈话，履行入党手续，她在芝英短短二、三年里，前后共发展了三十几名共产党员，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永康地下党的骨干力量。的确，应爱莲是一团革命的火种，无论她走到那里，都可以点燃起熊熊烈火。

1940年国民党渐渐转入消极抗日，1941年春天发生了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一下子弥漫浙江城乡，就在这一年的5、6月间，曾经长时期住在应爱莲家里的地下党县委书记王志远被捕叛变，党组织通知她马上离家到邻近的武义县行村小学去当教师。一个学期还没教完，特务

找上门来了，她又赶快撤到金华，按党的指示在金华火车站附近摆粥摊卖粥，可是火车站来往的人太多，她很快又暴露了，党又让她收掉粥摊，设法租店屋开一间小店铺作为联络站掩护党的活动，可是租赁店屋要一大笔钱，党又出不起这笔经费，她只好又回到永康设法筹措经费，谁知回永康不久，金华特委书记朱峰亲自赶到永康告诉她，由于王志远的叛变，反动派很快就要抓她，要她三天之内离开永康到义乌县佛堂镇去接受新的任务。应爱莲马上出走，果然在她离开的第二天，特务就找上门来了。不过敌人又一次扑空了。

应爱莲化名金如怡来到义乌县佛堂镇，金华特委早已派吴南青同志赁好房屋在那里等她。原来特委打算让他们两人以岳母和女婿相称，组织假家庭，掩护特委机关。就在应爱莲到达佛堂镇的第二天，吴南青同志经过一番化妆兴匆匆的按原来的地址去找特委朱峰汇报，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两个特务从里头走出来，特务看着吴南青的衣着装束和他别在胸前的三青团团徽，只当是自己人，问你是哪一部分？吴南青机警地应付了几句，回头就走，侥幸脱险。

很明显，特委机关已经被破坏，特委书记下落不明。自从王志远被捕之后，应爱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她走到一个地方，敌人就追到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摆脱追捕来到这里，原以为可以开始新的战斗了，没想到特委机关又出了问题，她和吴南青该怎么办呢？这个假家庭是马上拆掉，还是维持下去？如果不拆掉，万一朱峰被捕叛变，这里便随时都会发生危险；如果把“家”拆掉，大家分头躲避，那今后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想来想去，他们两人决定原地支持下

去，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派人找他们。白天，吴南青到市场上做小生意来维持生活，晚上，他们百倍警惕，注意着外面的情况，一有动静就躲到屋外树丛中去。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四个月。有一天，他们家突然来了一个客人，他身穿灰色长衫，头戴铜盆帽，胸前挂一块“新闻记者”的证章，应爱莲一见不禁惊喜交加，原来他就是日日想夜夜盼的特委老陈同志，陈雨笠同志是原特委组织部长，特委书记朱峰已经在四个月前被敌人逮捕，老陈就是新任的特派员，今后，这个联络站的工作就由他来领导了。老陈调来胡漠同志，让她与应爱莲以母女相称另外组织家庭，他们经常来这里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发布指示，特委政治交通员吴南青打扮成卖糖的小贩，串乡走户，把各种指示和文件送到别的联络站，而应爱莲在家里接待同志，站岗放哨，收藏文件，料理家务。那时节生活很苦，应爱莲自己经常忍饥挨饿，有时到野外挑野菜充饥，而把粮食节省下来招待别的同志。

1942年春，日寇沿着浙赣铁路节节南下，金华、义乌眼看就要沦陷，特派员陈雨笠召集胡漠和应爱莲一起开会，老陈说，沦陷之后，党组织准备在义乌西乡一带组织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叫你们两人暂时找地方隐蔽一下，不用多久就会派人来联系的。接着问她们各自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打埋伏。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应爱莲苦苦思索着，忽然想到义乌一门从不往来的亲戚。原来她丈夫前妻留下的女儿胡桂子的夫家就在离佛堂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应爱莲决定到大女儿那里去暂住几天。

应爱莲的亲家公姓朱，当过伪县长和县参议长，晚年他笃信佛教，但却没有佛

教徒的慈善心肠，他早就风闻这亲家母是共产党，对于她的突然上门是满腹的狐疑，一面孔的冷淡，恨不得三言两语将她赶出门去。不久义乌沦陷了，应爱莲和朱家一起逃到义乌与东阳交界的里山坑附近的尼姑庵去避难。这个尼姑庵叫鲤鱼山庵，面对公路，背靠大山，地形隐蔽，环境清幽，出前门可观察三里外公路上的动静，出后门就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应爱莲知道这是搞地下工作的好地方，过了几天，朱家要回老家去了，应爱莲就独自留了下来。她设法把自己的新地址告诉党组织，从此，她就在古佛青灯的掩护下，为党送情报、跑交通了。开始庵里的尼姑只当她是避战祸求平安无家可归的穷老太婆。后来又觉得不象，说她避战祸吧，她从来不烧香拜佛；说她求平安吧，她成天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写字，有时还出门跑来跑去；只有一点是说对了，就是她穷，她经常挨饿，生活困难到了极点。她的女儿胡桂子利用到尼姑庵烧香的机会，偷偷包一点米给她，前后一共送过三次，而三次加起来不到六斤米呢。应爱莲就是这样忍着饥饿的煎熬冒着被捕的危险翻山越岭为党送情报跑交通的呢。

1942年10月，党派朱恒卿同志担任永康县特派员到永康整顿恢复党的组织，并派应爱莲和小朱一起回去协助他开展工作。他们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肩上挑着箩筐，手上提着包裹以表姐和表弟相称上路。从义乌的三角毛店到永康要翻过一条叫做大枫坑岭的陡峭山岭，过大枫坑岭就是永康地界了。那天他们顶着秋日的骄阳，爬上了岭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休息。大枫坑岭上凉风习习，松涛阵阵，眼前是连绵的高山。脚下是家乡的土地，特派员小朱满怀豪情地说：等我们

把组织恢复整顿好了，还可以到这里来打游击呢。是啊，自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永康建立县委开展活动，十五年来永康地下党几起几落，组织了被破坏，破坏了再组织，多少人锒铛入狱，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家破人亡，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家乡每一寸土地，当年和应爱莲一起踏上革命征途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动摇了，更有的叛变了，就连他的弟弟，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农民领袖”，这时也跑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去做起官来了，但是永康县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必将前赴后继的延续下去，应爱莲，五十五岁的应爱莲还在战斗。

应爱莲把朱恒卿带到芝英，在自己家里安置下来，“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党员同志看见他们顿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是的，妈妈回来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了。应爱莲向特派员小朱介绍各个党员的情况和他们的表

现，把其中最坚定的同志一个个介绍给他，进行个别谈话，经过面对面的审查分别恢复组织关系。他们小心谨慎地进行工作，一层层扩大组织，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永康县的党组织基本上恢复了，还挑选了三十几位同志到义乌西乡党领导的金、义、浦第八大队去参军。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应爱莲是特派员的向导，是顾问，是交通员，又是关心料理特派员生活的革命妈妈。

1944年春天，永康县成立中心县委，应爱莲并没有在县委名单上占一个位子，她又回到义乌组织新的联络站，掩护青年同志，她办被服厂为战士们缝衣做被，她还曾在疗养所细心护理子弟兵伤病员，她，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默默地做着革命队伍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杂事，她不为名，不为利，以自己烈火般的革命热情、钢铁样的战斗意志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热爱，大家都亲切的叫她应妈妈。